

基地懷舊之旅之一

· 許志傑 ·

家父許銘昌中將於民國一一〇年四月十二日舉辦告別式，安厝於新店碧潭空軍烈士公墓，由於父親生前，內心一直有未竟之遺願，就是希望能夠重新走一趟他曾經熟悉懷念的空軍基地與單位，於是我向司令部機要組提出申請，有賴長官的協助與妥善安排，全家人順利帶著家父的大盤帽、軍常服及穿著飛行衣的相片，在民國一一〇年四月十六日一起踏上追思懷舊之旅。

營區巡禮當日上午，連習慣睡到自然醒的兒子們，一大早就自動自發起個大早，和我們從淡水家中出發，第一站前往花蓮基地。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，家父其實未曾於第五聯隊或以前的「八聯隊」任職過，為何會安排到花蓮空軍部隊呢？這要提到民國一〇八年三月十四日那天，我家最小的兒子參加國小畢業旅行，其中一天行程，學校安排去花蓮基地參訪，家父在得知此消息後，就決定也要走一趟花蓮，陪他最疼愛的小孫子一起參觀基地，並藉這個機會，向孩子們介紹他一生的志業——中華民國空軍。

當時，父親和我們一家人開車行駛國道五號高速公路，通過雪山隧道和多個長短隧道，再沿著蘇花公路來到花蓮，父親在旅途中說，這是他這輩子第二次走蘇花公路，第一次是年輕時搭臺汽客運的「金馬號」前往，成為飛行員後，都採取飛行方式交通往返，一般只會在空中看到蘇花公路；可能父親年紀也大了，受舟車勞頓一路上說道「怎麼這麼遠？」、「隔日要搭飛機回臺北」及「走蘇花公路太辛苦了」，一直到蒞抵花蓮地區，父親精神為之一振，應該是他即將來到他一生熱愛空軍基地的緣故吧。

抵達花蓮後，第五聯隊安排我們住迴瀾園招待所一號房，隔天早上時任聯隊長陳黃榮將軍，親自接待家父與我們共進早餐，空勤餐廳門口忽然進來一位長官，邊跑口中邊喊著「老師，老師！」，原來是時任教導部指揮官的李廷盛中將；聊天過程中，他向家父報告，過去家父在臺東志航基地擔任聯隊長時，李中將方才從官校結訓，前往志航基地換裝訓練，家父則詢問當年是否有親自傳授一項「U」



抵達花蓮基地後，時任聯隊長陳黃榮少將親自接待許銘昌老師和關渡國小校長師生，展現軍人尊敬前賢、愛護人民的精神。

型機的高級困難動作？李中將表示「有」，家父接著肯定他說：「那表示你飛的好，我才會教你那一項飛行動作」。

小兒子畢業旅行當天，學校師生順利進入花蓮基地，在第五聯隊悉心安排下，小朋友們逐一聆聽戰機性能與簡介，更親身體驗震撼十足的戰機起降；即便時間來到兩年多後的今天，小兒子即將升上國中三年級，他的小學同學聚首，回想起民國一〇八年的畢業旅行，印象最深的還是空軍花

蓮基地。

話題回到家父身上，當年其實父親原先要在花蓮之行結束翌日，就必須到三軍總醫院做肺部腫瘤切除手術，所以其身體狀況並非甚佳。但當小兒子的國小畢旅行程，來到第五聯隊隊史館後，原定由國小校長與老師實施導覽，父親卻甘願忍耐病苦與手術前焦慮，熱情主動擔任起導覽人員，親自介紹隊史館與空軍各項歷史由來，一點也不像隔天就要進行大手術的病患，如今想起家父當時樂觀堅毅的人生觀，我充分對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所具備的心理抗壓能力與理性豁達，由衷感到敬佩。



許銘昌老師於嘉賓留念冊簽名，並在師生抵達後，熱情擔任導覽人員，看不出來身體微恙與手術前的焦慮感。

曾經過往，恍如昨日，我們一家人於民國一一〇年四月十六日再次出發，踏上完成家父遺願之旅。一路上聊著兩年多前，我們陪伴家父到花蓮基地的難忘記憶；駕駛在高速公路途中經過蘇澳服務區，突然記憶起民國一〇八年時，該服務區除了盥洗室大致完工外，現場只有一家臨時搭建的新東陽販賣店，此次我們特別停下腳步駐足參觀，該服務區現在一切都臻於完善，不同於過去記憶中的印象，這應國軍戮力國防，維持國家和平穩定狀態下，社會與經濟方能長足發展的斐然成果。

因為家父從小教育我不要給別人添麻煩，所以先前煩請司令部機要組長官安排行程之外，不必特別提供行政支援，我們帶著家父遺物追思懷舊之旅期間，三餐皆自行打理，只請基地提供簡單住宿、人車放行即可。營區巡禮當天，由於我們全家提早出發，約莫中午左右就抵達花蓮，為避免打擾官兵中午休息，我們就先去市區簡單吃個午餐，待到下午時分再聯絡基地官兵，協請幫助引導進入基地，並第二度前往隊史館參觀，回顧第五聯隊的輝煌歷史，此情此景，使我再次想起民國一〇八年時家父那颯爽英姿的身影，那熱情擔任解說人員的樣



作者帶著許銘昌老師的大盤帽、軍常服及身穿飛行衣相片踏上追思懷舊之旅，一路上開車聊著兩年多前，陪伴許老師到花蓮基地的回憶。

貌，彷彿定格在這個熟悉的地點，成為我生命中難忘的畫面；隨後全家人至迴瀾園三號房稍事休息，順便告訴孩子們，上次和爺爺參訪時，我們住一號房不知是否仍有印象？隨後，我們一家人受到第五聯隊熱情的幫助，在安全人員陪同下，安排軍車載我們參觀機場外部環境，孩子們運氣甚佳，第一次近距離看到F-16戰機降落，也看到警政署空勤總隊的救災直升機和其他機型，令人感嘆基地範圍廣闊，並見證官兵工作任務辛勞。

走在臺東的海岸線上，是我記憶中家父帶我們走過的路，沿途經過他曾帶我去過的長虹橋、石梯坪、八仙洞、三仙臺、小野柳等地貌景色，如同當年的父親，我向家人們介紹這些景點的成因與特色，同時也默禱向家父報告：「爸，我們來了」。

一路上憑著記憶和車用導航，我們順利來到了臺東志航基地的大營門，四十年前的年輕記憶，瞬間湧上我

我的心頭，自從父親離開志航基地後，我再也未曾回到這片熟悉的土地，我有一種感覺，彷彿自己已經離家數十年，又回到家鄉的心情。經過電話聯繫，竟是政戰主任吳上校穿著飛行衣，熱切地在門口等待我們一家人，吳主任帶領我們到志航山莊略做休息後，原本不想打擾他的公忙，但吳主任爲人十分熱情，堅持要親自帶我們參觀基地與隊史館。

在隊史館內，看到了許多有關父親的照片及文獻，隨後前往第四十六中隊及第七大隊，現場也有很多父親的文獻資料及照片。第七大隊歷任主官姓名，家父排在第一位，因爲他是第一任第七戰術戰鬥機大隊的大隊長，腦海中不禁想起，從前與父親聊天時，他在志航基地最自豪的三件事就是「成立第七大隊」、「成立四十六中隊（假想敵中隊）」及「改善地勤人員伙食」，不禁回想起過去在與父親的駕駛兵聊天時，曾提及地勤人員伙食改變的趣聞。

父親當時在空軍，屬於一位相當特別的將領。在民國七十年初，他是當時第一個從副聯隊長職務，直接晉升爲聯隊長軍官；就外人看來，家父軍旅生涯看似十分順遂，然就我與父親的日常相處，才清楚家父雖表面

主任帶領我們到志航山莊略做休息後，原本不想打擾他的公忙，但吳主任爲人十分熱情，堅持要親自帶我們參觀墓地與隊史館。

風光，實際上過得並不容易；因為他擔任聯隊長期間，多數上校階聯隊級幹部，都是他的學長，身處低期別、高職務（官階）的壓力下，家父執行公務皆誠惶誠恐、兢兢業業，不敢有些微的疏失，怕會遭人非議。

些微的疏失，怕會遭人非議。

擔任第七聯隊聯隊長的那天中午，家父特別請駕駛載他前往地勤餐廳用餐，當時父親身為空勤人員，因為伙食費扣繳金額較高，本可以前往空勤餐廳享用品質更佳、料理精緻的飯菜，為使技勤同仁享有品佳的日常伙食，而特地前往瞭解用餐情形；抵達地勤餐廳後，技勤長官採取桌餐方式用餐，一般官兵則是使用伙食飯卡，

筆者指出，許銘昌老師的軍旅生涯看似順遂，但身處低期別、高職務（官階）的部隊環境，工作戰戰兢兢，做事並不容易。





許銘昌老師關懷袍澤，待人處事皆以身作則。

自行取餐盤排隊打飯菜，父親特地與基層官兵一樣，排隊裝飯找座位用餐，起初沒有人發現聯隊長與士兵坐在一起用餐，直到有一位眼尖的地勤高階軍官發現後，趕緊跑上前去，請家父至技勤高階軍官的主官桌用餐，父親到官桌一看說道：「為什麼你們的菜色與我的（基層官兵）不同？」，接著就回到原本的座位繼續用餐；隔日中午，父親再去地勤餐廳用餐，發現取消「長官桌」的設置。

爲了改善地餐菜色，父親找了一位韓國華僑的義務役負責執行，家父承諾只要完成任務，會自掏腰包購買臺東到臺北的機票，讓那位袍澤搭民航機免受舟車勞頓（他家住在新北市新店區，退伍後在新店當地自己開了一家餐廳，因爲父親的關懷照顧，雙方一直都保持聯絡）；往後一年，父親除非有必要差勤，否則幾乎都在地勤餐廳用午餐，他用這種委婉的方式

，教育基地內的高階軍官，凡事要以身作則，與官兵吃一樣的食物、工作在一起、生活在一起，切勿享受階級帶來的特權，才能上下齊心，避免待遇落差而產生比較心態。

我曾問過父親，爲什麼對義務役弟兄較爲寬鬆，反而對志願役軍士官很嚴厲呢？家父說：「義務役是國家規定要來當兵的，他們未必是心甘情願，我對他們好是希望將來義務役退伍後會懷念空軍，萬一將來國家需要而徵召他們時，義務役官兵會懷著對空軍的情感心甘情願爲國奉獻；至於志願役軍士官，因爲這是他們自願選擇的事業，沒有人逼迫他們，我的嚴格要求其實是在幫助官兵保命，畢竟空軍是危險性極高的技術軍種，特別是飛行員，絕不容許懈怠與閃失，才能盡力保障高價武器裝備，維護自己寶貴的生命，所以我才會對志願役軍士官要求比較嚴厲」。

完成參觀志航基地後，回到聯隊部的貴賓室，在以前貴賓室後方是一間套房，貴賓室對面的會議室則是聯隊長辦公和寢室。站在聯隊部與停機坪之間的樓梯合影時，我記起三十多年前，父親最愛在聯隊部頂樓俯瞰整個志航基地，當有士兵換哨騎自行車經過時，都會對頂樓的父親敬禮

喊「聯隊長好！」當時父親的傳令兵和駕駛兵會模仿父親的站姿，故意站在頂樓聽著換哨衛兵喊「聯隊長好！」後來被父親發現就禁止他們到頂樓上去了。

在志航基地，有我國中與高中時期的許多記憶，更充滿和家父生活互動的寶貴回憶，在志航基地的每分每秒，都感覺到父親就在我們身邊，內心接觸良多，第二天用完早餐後，我們即將告別志航基地，也要向年少的我說聲再見，重新踏上父親朝思暮想的追思懷舊旅程。下一站，我們前往空軍官校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

在志航基地，有筆者許多記憶，更充滿和許銘昌老師生活互動的寶貴回憶。